可齋雜藁卷廿　　宋　李曾伯　撰

辭淮閫內引奏劄

臣一介孱庸繆塵宰務踰年備數無補絲毫陛下取臣何能謂其可砥進之素況畀以閫寄用踰其分懼莫克勝樘陛力俞留昧負未遑頭事會時改月異隃度逆睹昔人所難臣未敢輒肆胸臆區區管見其畧有三一曰

占在邊政爾當謹力行好事此維其時必踐履實德以開穹昊悔禍之機必修明實政以消敵人謀我之習民生之寡遂思有以賑之政令之未便思有以革之變惜日力洪濟時艱如涉如登不進不止于以對延洪之休命而保邦于未危臣之所謂答天心者此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綢繆保固風寒當嚴一鑄或疎成敗異勢全在平時備具而已臣姑以往年所歷者言之敵自憑陵中國窺吾蜀襄翕忽如鬼神飄疾如風雨

蹂躪險阻伺闖高深旁若無人幾莫之禦事勢亦浸洎矣陛下申儆軍實内修外攘轉弱為强大異前日邊城戰禦屢衂其鋒吾謀既臧敵詐莫逞捷書交奏士氣益奮處置畧得宜矣然而吾之為備者多而力分敵之來窺者久而愈熟堅瑕處所彼已悉知思患豫防正合商畧以城壁則極邊經守者彼或知所懲瀕江近裏者我或失之玩以濠河則諸城形勢類有高窪壩堰關防易為潰決某所當浚某所當修擇材受任畢力經營汲汲

圖之毋緩毋弛必使閒暇而有先事之備不待倉卒而有告急之憂此臣所謂重地勢者此也至若人謀之當協則于國體以尤關同舟遇風正貴胥濟彼此劍佩奚補事功當此世變搶攘之秋況非安然無事之比合謀殫力猶懼無成智名勇功豈必在吾其或趨利避害而緩急有所不暇恤好同惡異而是非有所不暇問猶一家而父子兄弟志意之弗孚一身而手足頭目脉絡之弗貫小有得失相為越秦巳謀是圖遑恤國計厥今何

時猶有此習良可嘆也陛下廣覽兼聽大道為公片善
寸長罔不樂取中外上下盖一乃心念國事之方艱體
上意之所向一洗流俗盡剖藩牆交集獎長共濟多難
此又臣之所謂協人謀者是也凡此三說雖無足採如
使天心之果順地勢之果利人謀之果一雖以之轉施
乾坤叱咤變化可也豈特固吾圉而已哉昔孟軻氏有
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臣願陛下和德于
上則賢和于朝物和于野而天地之和應矣勿謂常談

無益兵事惟陛下裁擇

貼黄

臣聞淮之諸城西則和巢為瑕而和為甚東則真泰為瑕而泰為甚凡此四處皆敵情連年之所睥睨今日之所當亟備者也和巢真三城舊來修浚既久近復相度整葺臣不復言獨泰之一郡由柴墟而渡魏村相望一葦即是畿輔風塵稍聳波濤易驚最宜隄備臣未嘗親歷其地本不敢妄論特以歲在己亥預議督幙嘗覩制

臣有請謂所難守條列利害具陳由曾雖托無所區處
而習知形勢者每憂之去冬敵騎侵軼直薄城下守臣
倉皇告急見謂必危恃有天幸僅克自保繼此以往敵
之來路已熟詎可忽哉竊聞本州兩城相去數里氣勢
倘失于相接脩禦懼有于未周或密或疎將淺將葺宜
有定見于此公朝擇使命守慮此必熟不知今將主必
守之規或尚為移治之說或並守兩城或將守其一而
置其一光陰易度轉眼西風及今不圖計將安在利害

近在目睫有不容含糊而弗决者臣願陛下亟諭二三大臣明示意向指授方畧毋俾邊臣不知所擇悠悠歲月以誤國事伏取睿裁

第二劄

臣不揣愚慮粗陳于前洊有芹炙之忠願倫菲葑之采載惟今日事勢勍敵未滅生人未有息肩之時邊戍未有觧甲之日折衝制變雖在臨機先事預圖宜及須暇邊將貴于廣積將材貴于素儲賞典不可以不精戰士

不可以不恤臣敢申言之往時淮邊諸郡在在皆有椿積足備調度連年寇擾敖倉空虛萬竈嗷嗷朝不謀夕淮西邊餫全仰寇退水生之時少或愆期道梗難進淮東諸郡椿管雖饒積年兌支多存應在如去歲豐濠之運卒而僅集抵岸五日敵已犯急眞泰近郡皆在濱江倉皇之時尚告乏食亦廩廩矣若是而謂儲積之豐可乎朝廷近下兩淮漕臣會計見糧蓋將覈其盈虛以議增益閱日滋久應報邈然倘因循而失時必緩急之誤

事東淮穀價間者稍平吳門糴事幸已就緒或糴或運正宜亟圖軍食既充人心皆金湯矣大寒索裘毋俾貽悔此邊餉貴于廣積往時三邊將帥彬彬輩出類有可紀比更征調益習戰鬭干城敵愾尤不乏人然歷覩策勲荆鄂者類多襄漢鄉土之豪馳聲江淮者率皆豐光淮根之士山川所毓氣習固然今風景之頓殊懼人物之亦眇乃者安豐孤壘從容却敵城中守將績用固多亦由朝廷遴選金陵京口之二將先期往戍卒成此隽

偉之捷乃若儀真海陵倉卒寇至朝廷至于艘舟師之
帥勤禁旅之將臨期調發粗保封守亦甚幸矣若是而
謂將材之富可乎邊臣前後奏凱第功有差固足有激
昂三軍之氣然而豈無智勇之士猶在孤寒之中不能
自見于功名政恐終困于行伍宜令主帥各以名聞隨
其薦揚以備錄用搜羅既廣臨事不拊髀矣二矛重弓
其可無備此將材之貴乎素畜至如軍功論賞自頻年
用兵以來功狀之上于有司者動以萬計少亦什百遂

至四方遊士挾策兵間補授書塡比比皆是至勤詔旨飭戒銓曹限以從軍之條嚴其出仕之路將懲冒濫不得不然當邊鄙未清之時得士者強尚賴其用其間竄名附籍藉勢謀身以此待之固未為過若真有運籌畫策之士被堅執銳之人出萬死一生之中獲一階半級之賞例蒙沮抑徒被虛名困尺度之拘攣消意氣之奮發責之用命誰肯甘心要其致弊之原亦由濫予之過某真某偽政不難稽臣謂法制所以待欺冒之人不可

以盡捹勞效之實稍寬繩墨如在權衡淘沙見金未可盡棄此賞典不可以不精若乃沿邊士卒連年困于久戍豢食之仰給于縣官者旬支月給具有定數乃者適丁歉歲物價踴翔累重之家不能自給加以餉計匱竭宣限稽違或損直以折支或彌旬而積壓憔悴藍縷不言可知當此四郊多壘之時捐軀赴敵政賴其力乃俾衣食之不贍啼號之不免氣象如此寧有壯心倘使主將能憫其勤勞肯同其甘苦得投醪之美意有挾纊之

温言雖在無聊不至胥怨如或虐之以梏克困之以營運驅之以鋒鏑孰肯向前要之激勵之無他全在拊循之有道或勇或怯其機在斯臣謂欲責其死力于倉卒赴難之時當恤其生理于優容待敵之日勿窮其力而失其心潤草塗原孰不知報此戰士之不可不恤凡此四者是尤今日邊備之所急也臣願陛下毋忽瞽言申警而亟圖之將見軍實舉而士氣奮人心悅而國勢强矣臣不勝拳拳

貼黄

臣于戰士當恤之中輒有愚見新會須行已踰期歲諸路軍兵券錢尚以新舊二八分支給竊見邇來州郡綱觧場務鈔課新會以漸流通欲望聖慈下有司自四月初一日為始將諸路軍兵請給增作十八界會三分十七界會七分支給庶幾稍有以優潤之俾三軍之士同一感厲

淮閫奉詔言邊事奏

臣所進御筆指揮仰見陛下申飭三邊廣延羣策將以圖回實政豫伐敵謀臣恭體神謨勉罄愚慮伏讀密札所載自兵備而下條目有七臣之所部兩道十有四州所在皆當風寒戎馬一入無所限障凡而隄防備禦之具千條萬緒未易枚舉大要一城之兵當使可自為一城之守臨急望援決是誤事其有戍卒不及急當先期分布臣竊計諸州守帥仰承上命必能殫智畢慮見之敷奏矣臣竊謂沿淮城壁連年修浚粗周惟壽泗暨漣

越在淮北雖葺理不廢而踈畧尚多沿淮糧食諸處運
發無闕惟豐濠及壽逺在淮西雖向後儘可支而所憂
在難繼此二者未免尚厪廟堂之問乃若敵情所在則
羅哈諸酋睥睨于我者已非一朝于此春秋更哨葢將
以歲月敝我兩年之前河南宿亳應永間敵猶棄勿守
去歲以來廢壘城矣閒田耕矣尚且積粟于境治舟于
河此其姦謀非有所圖而何據招泗濠梁報到敵中宜
事今秋之入又欲早于去歲臣已申之密院矣彼之謀

我若是其至我之待彼然則其又可忽乃若舟楫之當戒險阻之當治臣熟觀已事遠慮未然晝夜以思今日邊頭之事淮面湖面為急博采衆論疊疊然非不可聽然不要其利害之實甲可乙否徒費空言臣請別白而言之臣竊見長淮諸隘如安豐之上則潁河口濠梁之上則渦河口招泗之上則五河口潼河口淮安之上則大小清河口皆是敵舟可以出淮之路往年下流謹舟師之備而上流無隘口之防敵亦未習于舟不敢輕突

近年以來安豐則防頳口濠梁則防渦五二口淮安則
防大小清河口如潼河等處招信亦往防托規模布置
似若嚴密非不欲過截此敵使不得渡然觀遞年與敵
接應止是壬寅之秋劉虎始以舟師在五口僅收一捷
然不能過敵舟之不出敵馬之不渡也是年主將幾陷
敵矢遠至去春敵之圍壽由頳出師豐壽兩郡差調謝
天祐石閏等諸郡舟師防過臨口兵力不為不多敵船
一出蕩不可禦去秋五河措置趙文亮連月整葺堡圍

偹竭心力臨期益以劉虎湯孝信舟師何商萬兵與敵相持累日弗能遇敵兵張濟呂文德雖以捷告然僅收之桑榆耳至于今春以文德文亮聚重兵于此堡南北之銳在馬轉戰幾晝夜敵勢四集圍堡亦遂匆支若非文德見幾急急收斂入濠固守豈不中敵毒手即是數節反復以觀前項諸隘今殆未知偹禦之策蓋舟師本吾長技敵乃習而用之由諸隘出淮皆順流建瓴之勢而敵人又于南北兩岸夾以馬步翼以砲弩每每吾以

一面而受敵三面之鋒而又衆寡相絶勢所難禦非吾師之不盡用力也今來秋防在即方欲再責諸將措置堡圍則觀諸已然之事深恐緩急徒損威力無補闕防置而勿備則敵舟上下往來蕩無限禁長淮千里與吾共之吾之咽喉脈絡為彼所斷諸州糧援豈不可憂今只得思變通之策姑舍諸隘之備而于沿淮諸州擇要害去處各置舟師大屯依城擺泊臨流控扼以虎視諸隘往來隨宜防托自五河而上舟用輕捷招泗而下則

用巨艘使敵有所顧忌縱或侵犯吾得以臨機制之猶
有取勝之道此淮面舟師之當戒者也至若淮東射陽
一湖地跨三州自上口以至廟灣上下三百餘里所謂
湖者初無澎湃瀰漫之勢秋冬之間不過一衣帶水投
鞭可涉往時山東紅襖之兵皆能習而湖澳地里敵之
垂涎荐食非一朝夕連年出沒湖西雖抄掠之患猶淺
而敵之來路已熟血入于牙殆浸淫未已兩淮自十餘
年來生齒蕩析半成荆榛根本之地得此湖在良田沃

壤稻粱所生民食兵儲歲所取辦中間資貨人畜聚落實繁中間所謂水鄉可恃不過如德勝湖博支湖一二水面稍濶敵騎難侵其餘雖名湖灤非有巨浸至于海岸又皆平川吾之能往敵亦可到果何恃而不恐臣往在京湖嘗聞復州諸湖非不恃水卒亦不能禦此寇之入繼在淮西親見和州麻湖乃丙寅年間居人避敵之地亦為敵以計取卒用其衆轉而它攻此皆往事之鑑臣嘗慮及此事將來為淮東之患者必自射湖始壬寅

之秋敵分兩路侵犯一從平河過湖西一從泰州沿海溝而入是年湖中全無兵備其不至滋蔓者幸也次年臣嘗委官白事廟堂乞令頂招湖兵五千置一總管駐之興化專令為湖中之備此策勿售徒能言耳後來朝廷命高郵守臣節制諸湖不過行團結之政分委水寨頭目各相保聚自為防托敵至則淮郵泰揚各調少舟師以防過之然亦僅可分布控扼使此敵不敢徑涉處吾之襲其後耳若曰可以遏此敵之不渡未敢以為然

也而況湖中舟楫如自平河過湖西一路則猶或可過
萬一敵用故智復猶海溝幹腹透漏則吾之舟楫反在
賊背豈可不慮近自敵退後訪之各郡守將及士夫父
老有謂團結恐誤民不若聽其遷避者有謂守射湖不
若守運河者有謂宜復寶應舊壘者有謂宜築堡于平
河黄浦者詳玩数說見各不同深思其宜各有得失若
曰盡令遷避則一湖数十萬之生靈何地容之若曰欲
守運河則自維揚至淮安三百餘里除水濼隔絶外其

可入湖者不止一路又安得有此一項兵力以分守此河若曰再復寶應則又添此一城之守器坐寶應亦不能過此敵之不過若曰築平河黃浦責之高沙淮安則高城大池猶懼敵犯臨河小堡何以抵當臣憂心如灼實未得其良策近見委官再往郵淮兩郡謀之守將臣意欲得團結遷避兩說並行水鄉之深闊敵所不可到者從其團結以避冦其他令淮安泰州高郵各從其境預行告報委責頭目遇到秋防冦至入城遷避惟有此

策尚或可行此外寶應及湖濵亦量用舟師往來耀敵以防敵由平河入之路敵州堡城一帶亦用官民船張耀以防敵由海溝入之路然亦止可為敵勢小入之備倘其大至則地勢綿亘之廣兵力數布之難可不深憂此湖面險阻之當治者也凡此二者切于目前臣憂此熟矣今雖待罪將去敢不力疾以聞伏望睿慈速下有司更加商確如臣言可採早乞處分行下秋風不遠願軫淵衷江淮相為表裏藩籬堅密門户自安惟陛下亟

圖之

貼黃

臣有少管見言之若涉于臣之利害然實切于國之利害淮西安撫使王鑑與淮西招撫使呂文德近來名位相埒意嚮不同其守廬守濠事績自不待辯然臣觀鑑久不樂制司之居其上文德則不甘鑑之居其傍同舟遇風豈宜自為秦越臣得近日左相緘示廟堂條具奏請亦已明知維揚兼制淮西地遠勢均運掉不行而招

司自謂贅員常懷觖望非更張不可是說也已在神謨
廟算中矣此聲已出恐難置之不問兼臣今日據文德
所申既欲辭新除之命且欲免招司之權明有贅員觖
望之言所遣臣書其言頗切若只仍此局面決貽顧憂
他時設有跡失無謂臣不具奏臣雖將罷去敢不盡言
以臣愚慮莫若罷淮西制置司或并歸王鑑權管却分
吕文德過淮東界以沿流一大郡分淮東安撫一司以
界之仍畀兼節制沿淮諸州策應軍馬如揚州則只以

淮東制置使兼知庶幾東西兩道得兩大將臨其前各有責任無相推托如淮面湖面俱有可恃權時制宜無易此策伏乞睿斷

淮閫薦代奏

臣近具奏陳乞歸田里今月五日恭奉一日詔書諭臣毋以丐閑之數遂忘必葺之功所請宜不允臣祗奉明綸感深愚悃伏念臣實以共二之罔功非敢以數而取辱盖由今夏屢有控祈俾俟防冬聽其善去由中及外

乃所共聞茲幸當斂戍之期故敢上歸田之請今者伏
讀聖詔有曰姑遲其歸為爾熟慮臣有以仰見陛下鑒
其愚而許其歸矣臣恭揣睿衷特以審于擇代尚關聖
慮臣竊惟兵寄雖重豈患乏人時望所推皆可勝任盖
自頃玫紘而後已屢傳易閫之謀邊頭流聞側耳屬望
臣智已竭而留之無補氣已墯而作之不興及今勿圖
恐後難繼比剽聞于廟論欲公舉于帥材雖微臣非所
當言而私情不能自隱臣伏見沿江制置使臣以夫乃

士之望以儒知兵自鎮江境已熟淮事湖廣總領臣似
道才猷素著精力方强久在上流備諸外禦淮東總領
臣埜清修而博雅曉暢而淑均總賦亦既踰年洞知兵
畧沿江制置副使臣岳敏足以應變厚足以鎮浮往年
遍更淮節嘗攝帥職此四人者其威望才識實當今之
所歸重倘取其一以為臣代何所不可又聞廷紳建議
多欲以合閫為請者若維揚用武帥亦如合淝則有二
人焉馬帥臣文德才氣無雙為敵人之所讋服步帥臣

福沈毅謨密有牧人御衆之才付之一面允合衆論目前冬防已畢春哨尚遠乘此須暇亟為更張此實不可失之時陛下若尚遲之緩臣之歸所不足計而規模未能作新議論不能歸一終恐有悞國事上勞聖慮此臣之所深憂不容已于再瀆也伏望睿慈下臣此疏宣諭大臣速擇臣代以新邊閫以寬顧憂臣得歸伏衡茅免玷鈇鉞耕鑿不忘帝力豈勝感幸

特薦陳通判等二十員奏

臣共二淮邊涓埃無補見具奉祠歸里之請未忘薦賢
報國之忠即其周旋事任之間得于嘗試擠掇之熟其
有以爲公朝之所識别本司之所薦辟不敢復贅乃若
懷珪璋而滯邊瑣抱杞梓而困泥塗者蓋得二十人焉
格于限員未遑盡舉恐遺實用敢以名聞竊見宣教郎
通判泰州軍州事陳力修以經術飭吏以直道事人議
論不凡器識宏遠從事郎充淮西江東總領軍馬錢糧
所幹辦公事陳應先學造前修而益力文爲後進之所

宗退然一儒不競于物是二人者望實素孚宜備館學之選通直郎通判淮安州軍州事李仲鰲軍旅之事生長見聞通敏之才閱歷詳熟文林郎充浙西兩淮發運使司幹辦公事鎮江府分司陳夢炎閩士之平實見諸飛輓有治劇才文林郎差充淮西轉運司提轄催促綱運物斛官孫具會淮士之翹英采諸條陳有事功志是三人者佐藩條辦漕事幹畧俱優足任邊方繁重之寄廸功郎淮東提舉司幹辦公事林月卿贊畫臺幙以肅

給聞從事郎僉書招信軍判官廳公事孫膚佐理邉城
以公勤著廸功郎廬州舒城縣主簿章公權議論表偉
時賢多以大科期之今讀其文而信鸞栖枳棘人所共
歎廸功郎濠州州學教授鄧益悃愊無華辭藻絢麗從
事郎滁州州學教授孫子秀刻意問學操履端方廸功
郎泰州州學教授林遷經明行修甚宜厥官從事郎通
州州學教授費𢍰決科稽古克世其家若乃氣節之克
自植立言論之不為激隨俱能以風猷相尚則廸功郎

高郵軍高郵縣主簿余鰲文材俱懿學政兼優明清謹于三尺惠愛洽于一同則廸功郎高郵軍司法叅軍周福孫從事郎真州揚子縣令茅弁其人也律已以嚴涖事以敏讞獄以恕則從事郎真州軍事判官趙泒夫文林郎揚州司法叅軍林子㬎從事郎泰州司理叅軍李實從政郎高郵軍録事叅軍趙希炤其人也此十五人者雖才行各有不同而器能皆適于用夫廣厦集衆材而成菁莪自微草而育如蒙睿慈悉賜甄録隨材器使

必有可觀須至奏聞者

淳祐丙午正旦日蝕應詔奏

臣一介菲材四年分閫已試罔效當去尚留日懼疎虞仰負隆委頃以冬防幸畢嘗于至後一日即上請代之奏恭蒙詔旨未賜俞允遂于十二月六日再陳愚悃僭進時材妄揣宸聽昭鑒必可其奏退而屏營俟命今復踰月矣星移物換歲序且更天高聽遠化工莫測臣惴惴朝夕不遑寧處俯揆螻蟻之分宜待鈇鉞之誅豈應

厲犯不避有所祈叩臣伏讀郎文恭誦奎畫仰惟陛下以元正日蝕方下求言之詔許中外臣子指陳得失消復咎眚臣有以見陛下欽承天戒圖惟治功開不諱之門來忠直之告臣之求退適際斯時其敢不昧死以請臣拜手竊觀祖宗盛時康定庚辰正旦日蝕是歲元昊冦邊犯延州圍塞門安遠諸塞諸將畏避莫敢出朝廷憂之二月遂令韓琦安撫陝西尋命琦及范仲淹為經畧招討之副未幾再命仲淹兼知延州于是賊始懼而

不敢犯孜之于此則是先朝用韓范代范雍經理西事實在此歲臣又覩皇祐己丑正旦亦有日蝕之異是年北敵聚兵近塞詔近臣陳備邊策葉清臣一疏亦及方面帥領之材以為不患無人患不能用因舉孫沔狄青諸臣其歲九月儂蠻始犯邕異時卒賴青沔等力以平嶺南又孜之于此則是先朝因天象以謹邊備圖帥材尤以是為重也所以有康定皇祐戒懼之實德遂以成慶歷嘉祐太平之極功實為陛下今日家法然則今日

之事其所當為者固不一以臣職思其憂則莫切于守
邊莫急于易帥明矣臣自去夏以來蒙
睿旨勉留盖數
日以俟冬晚乘此邊隙之暇謂可得代茲春令頒矣若
更張之議稍遲月日青草又生戎馬復入臣智慮已殫
竭精采已摧靡事會無極利害多端恐不能制此勍寇
徒誤國事誅竄何補用敢仰稽故實載瀝悃悰期以副
陛下應天保邦之實意非但為臣區區之私而已伏望
睿慈特賜宸斷宣諭大臣檢會前請趣此春冦未動早

易閭寄將臣放歸田里庶幾天心感格敵人震慴于以
寬宵旰之顧憂復祖宗之盛治實在斯舉天下幸甚

謝御筆令飭戰禦等事奏

臣今月九日亥時恭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寶實封降
下御札一道為並建二相令臣盡心職分益飭戰禦之
備等事臣拜手稽首莊誦全文恭惟陛下斷自皇明登
庸夾輔一新國柄肆愜輿情中外臣子聳聽渙號孰不
洗心滌志以承休德陛下俯憐彊吏上軫宸衷慮脉絡

之不通數心腹而誕告丁寧戒飭深切著明臣遙瞻咫尺之威熟復再三之訓如飭備待敵遣間覘情是皆微臣職分之當然豈敢一日念慮之弗至惟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指而君之命相乃國之有股肱事合具陳情焉敢隱至于彼此樸實之戒臣迭叨繁使惕若帝臨一語或欺十目所覩矧聿新于綜核當寅奉以周旋伏准睿旨令臣轉示王鑑呂文德已于今月十日即馳專介恭傳聖訓俾悉體承共濟事功仍令徑自回奏外惟是

臣猥兼兩閩已閱三冬每懷負乘之羞不堪攸御之任昨伸祠請累瀆淵聰幸封守之無虞皆皇靈之遠暢但以戎情叵測邊諜多端事會無窮兵力有限止如豐壽戍卒更迭為急渦五舟師增益未能乘春漲之生辦歲餌之計泗濱之睇漏方葺射陽之綿亘難防農墾多荒軍貧益甚姑舉大畧尚艱後圖非仰藉于廟謨必難逃于閫責藩籬常密堂奧則安凡此有切于事機未免嗣塵于睿聽敢祈日月之臨照終賜天地之生全誓竭糜

捐糜圖報塞

謝御筆戒諭兵將等事奏

臣今月二十八日戌時恭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寶封降下御札一道戒諭臣以秋風尚高敵情叵測必厲兵秣馬訓將練卒精料事宜堅立規畫叶帥守戒將士以副責望等事臣遥望天闕祗拜恩綸誦聖訓之丁寧仰神謨之宏遠顧臣職分守國封疆方當飭備于秋冬惟恐勤憂于宵旰凡關軍實敢不豫圖糧糗皆有一年

之支兵戍足為各城之守薪芻器械悉皆備具規模布
置頗勝于常第惟諜報之所傳皆謂敵謀之大舉既添
生敵益起漢軍或言欲圍濠梁困壽春或言欲窺維揚
哨江上近聞探騎已闖淮垠決在旬月之間即有風塵
之警臣謹已布宣上意徧訓邊臣俾知信賞必罰之甚
嚴相與戮力同心而共濟務圖勦截勿縱跳梁茲當淮
流尚汎天氣猶炎所慮江濆久旱水險難恃蓋實繫于
生齒已久啟于戎心將為遷徙防遏之謀復恐倉卒踈

虞之患外是則江匯方息守將多災雖臨事以應酬始
隨才而委任倏然驟易未甚更嘗臣之所憂蓋在于此
臣欽奉效忠之戒敢懷玩習之私仰憑九廟之靈俯厲
三軍之士力摧敵䰟期振國威但兵家之事會無常而
微臣之伎倆已盡外益藩籬之衛內虞根本之虛大懼
曠瘝上辜簡拔伏望陛下曲垂天覆遠念風寒以時多
艱大為方畧倘臣弗逮不貸誅夷誓竭糜捐以思報効

乞區處修浚泗州西城奏

臣猥以菲材兼閫兩道連年遵承廟筭葺理邊防比之往時所在稍容修泰復壽勞役僃殫去冬寇退之餘深欲與將士休息以竢引退泗城之役臣非敢創有申陳緣在十一月初旬嘗得兩樞參書翰令臣商確修浚條具來上邊臣不敢違戾又適招泗守臣趙邦永鮑義等條畫申到乞加修浚臣因念去秋敵欲窺泗慮不可守上下已有欲棄之意將士皆謂泗若一失招必受困不可不乘此稍暇亟為修葺是時步帥王福實在維揚力

謂泗城不守則淮西三郡咽喉中斷非但招信可憂也
臣上奉廟謨下采衆論于是方敢以招泗條具文狀申
取朝命繼準容劄從申行下差調役兵科撥錢米令本
司措置臣職在疆埸義當必葺用是不敢辭難非欲邀
功生事以求固位也中間適值歲晚雨雪未睹厥成又
以所委官規模不同廣狹各異幾成激作倍費區處方
于正月中旬選委夏皐往攝郡事任責經理已節次具
申朝廷乞賜敷奏外近據夏皐申東城濠河約後月初

可畢所有西城濠河則臣先來已下泗州未可輕動蓋緣泗自數年兩城俱廢弗葺往時守者不為守計去年因見壽困將士方為泗憂今本司雖奉上命連月措置安知傍觀之士無議其後者邊頭一般局面各于各法言人人殊主修之者固為一勞永逸之規主弗修者未必不為備多力分之慮而況東西兩壘有謂不可偏廢有謂不必盡修有謂兩城修與棄其功等議論蓋不一大抵添一城則有一城之責有一城之備兵力器械非

相稱不可今若東城既畢西城接續興役趂此了辦固
是一事惟恐將來工役既就事力不及不修固不以爲
是既修又或以爲非徒費前功反滋異議竊見泗州兩
城共十三里東城亦自周圍七里本司今辦東城濠河
之後其西城工役未敢接續開浚近已具申朝廷或令
少緩俟候裁處未準回降臣雖已再祠見此俟命緣係
首尾所合奏聞伏祈聖慈諭大臣詳酌利害區處定論
下本司遵守施行

## 奏壽城賞

臣今月二十二日未時準樞密院劄子十月十八日奉
聖旨敵寇懷忿恃衆薄我堅城姦計叵測劉雄飛能躬率將士一乃心力奮勇出奇擬兵未集曾不踰旬亟奏雋功深可嘉尚可先特支犒一次劉雄飛銀絹三百疋兩萬選呂文福林子宗各一百疋兩制領將佐共給降官會二十萬貫仰劉雄飛等第支犒一行戰守軍士共支犒三百萬貫並十七界會子到日仰即時一體支散

仍令制司從實攢具功賞帳狀疾速奏聞以稱賞不踰
時之意劄付淮東西制置使司關牒施行臣欽奉指揮
仰見陛下閔將士力戰之勞示邊城却敵之勸不吝醲
賞覺異常時三軍之士被此恩寵允為曠蕩臣亟當關
牒所屬宣布于下臣竊謂壽城今歲之圍敵人挾忿擁
衆而來盤泊兩岸經營四旬姦謀至為叵測城中自劉
雄飛以下將一乃心士百其勇無日不戰無戰不克僅
及旬浹敵以敗遁是皆陛下布昭聖武密運神謨成此

全璧之勲固甚卓絶茲頒厚賚自無異辭但臣因考已行之㚇過為可繼之處淳祐元年安豐圍解攻打四十餘日軍兵約近二萬人朝廷是時支犒官會五十萬貫銀五千兩淳祐四年敵兵圍困壽城七十餘日諸軍二萬八千餘人皆忍饑死守朝廷是時支犒官會一百萬貫今者被圍雖是旬日將士共計一萬七千五百餘人以人以日皆少于昔而其賞乃視昔兩倍在臣不得不更加審奏恭窺睿意必以其能戰有雋功故有殊賞然

臣竊念敵速去壽固雄飛之功而始焉入城指授中軍
遣兵牽制與夫追歸師于渦河獺口勦餘黨于豐西正
陽蓋以叶衆謀而成非止一將之力而況廬和諸處亦
有戰禦此賞一頒壽城將士歡聲動地恩固渥矣而其
他戰士必皆希覬一賞既厚諸賞皆不容薄群情所係
衆口難調雖特出一時之優恐難爲後來之繼矧雄豪
相視以目必慮置能服其心目今遊哨尚留督戰方亟
正當布大公以勸來者酌中道以當人心倘臣不以盜

聞他有宣勞疆埸責望司存亦將上賞區處臣愚欲遵
照指揮除劉雄飛等四人疋兩并壽城諸將二十萬貫
外其諸軍三百萬更賜聖裁宣諭大臣審定行下或聖
旨已頒難于反汗照此成數別易容劄下本司更加斟
酌併令以濠豐勦殺和廬戰禦同頒恩賞咸俾均霑庶
幾諸軍百將人知感發臣忝為閫帥職當力為軍士求
賞惟恐不多非敢為是沮抑自狹其規奉拳拳孤忠不敢
緘默所準十八日容劄臣更候續降指揮方敢關牒施

行

帥廣條陳五事奏

臣一介疎庸誤蒙聖恩拔拭畀以閫寄冒昧領事倏又閱月于此竊伏自念職守所在任一道之寄則當思一道之憂邊防所關得一日之暇則當為一日之備臣所部廣右遠在天南地雖介于蠻徑民不知於兵革十數年以來始傳敵有假道斡腹之計見於中外奏疏前後凡幾其為隱憂豈得數述第以抵戍之始莫急守邊之

宜雖近諜之未有所傳以前間而詳考其故參之管見
敢以條陳謹開具于後
一邊防所急間諜為先本路與淮蜀不同蓋由為蠻徭
所隔種類不一語言不通一介欲前寸步有礙稽之
前牘類以為難前者數年以來屢下邕宜諸郡選差
體探邕州嘗遣周超往羅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宜
州嘗遣吳世聰等往特磨道其去大理路程尚賒而
況黎蜀羌以西又在遥邈其所刺探或傳敵犯烏母國

敵攻赤里國往往得之諸蠻所傳敵之進退實不得而知也中間僅有淳祐五年因遣屬官謝圖南出邊得於招馬官所報始知大理告急自杞有破三城敵三節度之報直至謝濟自大理回經涉兩年又得一信始知敵與大理九和之戰公子和之死此外俱無聞焉以此見得自廣遣間探敵實非易事今臣到任不敢以此自沮見與邊州守臣及諳歷南事之人多方商確重賞招募有能識蠻路曉蠻語之人令其結

約諸蠻深入遠探以伺動息端的但參之衆論皆謂
敵若自沅黎以西之諸羌透漏南詔則蜀閫當先知
敵若自思播一帶之諸蠻透漏沅靖則荊閫當先知
其與本司欲自邕宜以探大理自融州以探思播其
去敵境地里委相遼絕欲望睿慈劄下荊蜀兩閫應
有探到敵人動息以時關牒本司庶幾本司得以隨
機應接極力備禦

一强敵謀人之國多出間道嶺蜀相去雖遠道路可通

實在我者之所當備其數年以前諸處探報不暇一
一泛考但觀淳祐五年以來節次備錄所報或傳謀
入思播以窺沅靖或聞取道蕃部徑趨南詔或謂吐
蕃已得敵人旗號為鄉導入廣此等之報不一而足
賊之姦謀委是不淺及至近歲事勢雖若少寬然丁
未冬所傳敵南閙連為蕃蠻所沮至戊申冬復傳敵
兵向吐蕃境內相近南詔以此觀之則是敵之進退
遨在諸蠻之外正自叵測本司連月以來未見續報

意者去冬沉黎奏巖州之捉敵既北遁遂寛南侵由
是諸羌據險以自防若使敵兵無間之可入則虜中
賴以無事豈不甚幸第因閱蜀中去年一報謂敵若
行吐蕃界中初不經四川地分且舉甲辰直至大理
之九和鎮丁未則捨九和熟路而取青羌丁未失利
於西莫光諸蕃又安知不捨諸蕃之熟路而繞出邕
宜臣以此推之則戊申既失利於巖州又安知不捨
巖州之熟路而取它道有如蜀帥久在西邊識戎情

於萬里外其為廣右深慮如此夫豈可玩臣近得邕
守王雄畫到地圖及以謝濟行程互相參攷大槩廣
自邕州入大理界凡四十程又二十程至其國自
沉黎至大理之姚府二十八程又五程至其國以地
理計之則是自黎雅諸羌由南詔趨廣界殆無一百
程之隔必南詔之藩籬常固則廣右之門戶無虞一
𨇤稍疎無厭將及本司遣間既難豈容坐視臣妄謂
大理諸臣知慕中國雖謝濟之已去有特磨之可通

向後西邊若無警報本司固不敢外交萬一敵再窺
南則恐大理之信未可與絶向來謝濟之往前帥之
實奉朝命今臣若不預行申請臨期豈敢自專伏望
聖慈付有司行下以憑遵守
一竊考本司自傳聞幹腹之報講明備邊之宜其遠者
不暇考姑舉淳祐甲辰以來五六年間朝廷之所施
行司存之所經畫大概以廣右之兵備單弱邕宜融
三郡兵屯不滿千經司靜江所管亦不過二千人以

上於是有增招新軍之請以廣右之糧餉匱乏設有邊警非漕計所能支吾於是有科降和糴之請以廣右之城池卑淺覆之以屋尚不可禦雨豈能禦敵於是宜邕州一有修築城池之役此三者為備邊之要此外則輯約溪峒團結民丁備器械練士卒前後樞府經司條陳規畫委曲詳盡蓋已屢申于公朝矣臣誤膺委寄此來要亦不過遵前人之已行盡愚力之所至事事而備旦旦以思以期保固封守然以廣右

事力僅可隨宜而措畫豈敢過有於作爲臣之所憂
其他姑置惟以兵力太弱不能自强非但爲敵寇窺
闞之防亦欲爲諸蠻控制之計蓋馭輕必先於居重
非强本不可以折衝城池雖修非兵莫守器械雖備
非兵莫持如溪峒民丁之類非有兵不足以制其命
此理甚易見也今一路二十五郡扼諸蠻備海道制
盜賊防溪峒皆仰本司二千餘人調用之中當茍安
無事則可或小有寇擾則可若遇稍稍猖獗則亡具

甚矣何以運掉臨期請師于朝如近歲乞備九江之兵乞調五羊之戍秖付之文移報應而已必無救於事也本司昨請招安邊軍三千人迫於錢糧僅招及八百而止今三百人屯邕宜融五百人屯靜江若蒙
朝廷更令增招一二千人併與科降一項錢米以給劵食庶幾廣右聲勢稍壯可以消弭外寇

一廣右之藩籬在邕邕之藩籬又在兩江習南方形勢者素有此論葢以右江通大理來路左江與安南接

境兩江羈縻州峒險隘不一先朝疆以周索賴此以控制之故也考之邕州圖經兩江如橫山永平等處皆自慶歷景祐間祖宗盛時朝旨措置城築見得以其地為重如此至於諸峒丁壯則先朝團結訓練建炎初年再行抄點結成保隊兩江總計二百八十一指揮共一十九萬餘人比之熙豐舊數為增其封境之廣闊民丁之蕃庶又於此可見所置提舉都巡檢使四員分隸兩江左江則永平太平兩寨各一員右

江則橫山寨有東西二員平居則與之平讎殺禁掠
賣有寇則調兵於諸峒協力以合戰其次知寨以下
官屬共不啻十餘員中間至差文臣朝請郎為提舉
其請給並依提舉市舶官條例其官民之重又如此
臣竊謂祖宗當承平時其為區區嶺表一隅措置若
是周密無非為藩籬計況此備南非備北也近年以
來上下狃於循習事勢日以陵夷諸寨兵戍既發舊
屯提舉四員祇存虛闕蓋有以身而犯難未聞有功

而見知既無俸可以養廉且終滿艱於得代遂致無人願注類昇攝官貪婪小人損失大體取輕納侮習久成風以此永平之被焚往見於交人橫山之奪印復見於溪峒向也輸納稅米及錢以供提舉官請俸今皆失陷無復有之向也首領至寨庭參今率相抗禮甚者反加慢罵矣載思祖宗成規百年羈縻以相安比歲廢壞之若此積輕之勢有自來矣嘉靖年間經漕兩司商議漕司歲撥鹽四百籮以支兩江半年

俸給亦嘗有意經理近歲守臣謝子强王雄條具邊
防事宜申明經司湖南憲米慈條畫團結峒丁等事
申樞密行府與夫本司前帥皆嘗講畫欲得措置修
復固已辟廖一飛者先左江提舉矣今兩江仍前未
有正官諸峒未免仍習前態南邊一層藩籬何止一
二千里幾自毁撤置弗葺理深為惜之以臣愚見今
欲復四提舉官未易有此事力盡若且復其二左江
則駐永平右江則駐横山盖此二處人皆知為今日

控扼校理防備幹腹之要地畧倣祖宗之制稍重提舉之權許令經司踏逐武臣憂其資格假以添差本路兵馬副都監以居其官其餘諸寨皆分聽兩從舉總轄許及二年不候替格任照例推行到任任滿酬賞任滿與本路州壘差遣亦猶瓊州將領任滿就除海外軍壘之例併從經漕司措置任責以多寡分認各官俸給經司倘無此力請之于朝且未得催索諸峒苗稅除見管兵外經司各假以戍兵數十人隨往

各處俾令行之以漸徐就經理未可為之太驟以啟猜疑如是而得人任之加以數年蠻心稍知漸復舊觀必能隱然為吾國保障但患行之不力耳經司去邕十八程自邕至兩江又復數程此則全在邕守之任其責有扶持無沮撓臂指相應痛癢相關顧何事之不濟哉否則亦徒言耳欲望朝廷裁酌如其說可行且乞下邕州守臣條畫始末取朝廷指揮施行此乃南中備邊第一事消尾大之慮釋齒寒之憂莫切

於此

一言備邊於廣右者數年以來講明條畫一則曰輯約溪峒二曰團結民丁監司帥守之建明樞密行府之經畫與夫游談奏議率以此為先務今臣檢照前牘所謂輯約溪峒則類是捐濡沫之禮物給借補之資帖取名字作帳狀曰已令措置關險糾集保守其實相與羈縻而已稍有實作區畫即生猜疑如融之步大嶺宜之隴柵寨屋屢立蠻徭即焚前帥董槐侍郎

固嘗見於申請亦以惹事端為慮今官司輯約使之
不為我梗諭令自保鄉井姑為籬落則可未可恃之
固吾圉也所謂團結民丁則沿邊民丁之在省地者
有限居溪峒者為多先儒所謂養兵數百而獲十萬
民兵之用皆峒丁也往時邊州紀綱修明號令信服
乃得以彊理之雖其說如此蓋未嘗用之也況今時
異而事不同也乎前帥蔡範侍郎嘗申陳明兵利害
亦慮邊民鄰境易致疑愕論述甚詳今官司團結其

閒散在徭峒號召之既難使之自備器糧資費之豈易必盡得其首領之心然後可賴其丁壯之力姑此用之以比聲勢則可亦未可全恃之為吾用也臣非材被命此來所部尺籍既虛於此二者亟討論措置乃職分所當先豈敢不加之意近畧檢照邕宜融三州二三年間案牘之所載溪峒之在邕州則樞密行府嘗差邕倅黃梦應者團結右江唐興歸趹等州一十八隘又新置古細首領黃能賢等一十九隘宜州

則守臣曹睐亦嘗結約天蘭那等州處峒首領羅光
具等一十二處融州則差曾有開結約所部諸欵以
路萬里爲諸欵首或遺以銀牌鹽錦或假以資帖名
目或與之結立盟誓諭以無事則守險隘有警則協
力勦逐此近年溪峒之見於已行者也民丁之在邕
州則已具之前項左右江之所陳不暇遠攷近自淳
祐八年經司嘗行下團結兩江諸州峒丁壯右江則
黄梦應具到名帳共計一萬九百六十二人左江則

廖一飛具到名帳共計二萬二千六百人其本州民
丁在外如宜融兩州則淳祐五年亦有團結舊籍在
宜州則有土丁民丁保丁義丁義效撞丁共九千餘
人其猗撞一項可用在融州則有土丁峒丁大欵丁
保丁共九千餘人其欵丁一項可用淳祐八年本司
亦嘗行下團結却未見申到大率出於省地者以家
業充丁或老弱或冗雜未免備數出於溪峒者多習
於戰鬬如藥箭如標鎗皆其所長此近年民丁見於

已行者也臣抵此雖未久朝夕考求始末即欲申嚴行下屬以邕宜兩郡守皆時更易難以責之措置融守謝圖南近却申本司欲乘此農隙教練民丁已即從其所請勉之究意矣弟臣私竊過計近自蜀西少緩窺闖之報便覺嶺右浸寛備禦之憂前項結溪峒團民丁纔一有所施行未免即生疑愕前者朝廷行下閫臣舉命經理上下知所遵承今臣雖為此來元未凖朝廷指揮邊防戒飭一字臣若安於循習則失

於先事而慮之防若亟於講行則恐有無事自擾之
誚蠻傜環境動生猜疑舉動稍輕大係觀聽茲不容
不謹如此臣欲且行下三郡各照已申經司之舊籍
若溪峒則諭令首領遵守成規布恩信以示撫綏葺
險隘以作隄備民丁則因其名帳常加覈實以強壯
而補老弱自閒暇以加訓練庶幾近年之所已行不
至既久而行文具俟其逐州申到或有合作更革措
置又當隨時區處若州郡事力不及經漕兩司却當

與之通融助給施行欲望朝廷劄下邕宜融三郡守

臣遵守

貼黄

臣前項開畫之陳雖爲幹腹之慮載念自古兵家有出間道以謀人之國者類以偏師濟如深入險阻重兵所難今者敵人窺闖之計固難諭度所當預防然以臣涉歷淮事覘之每歲敵當隆寒草枯盛夏蟲出不容不去今自西羌越南詔欲以窺我馬力所及容

或有之然謂大勢遠來其謀恐未至此但當中嚴邊備常若敵至區區所陳蓋又慮慢藏誨盜如舊歲南舟它寇之驚交人假道之報有不得不防者非止為備敵計也

乾隆御覽之寶

可齋雜藁卷十七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卷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